草木

兰之韵

苏天真

友人送我一盆兰草。修长的叶片向上舒展，叶梢攒着密密匝匝的花苞，一丛丛向两边斜斜散开，憋着一股待放的劲儿。旁人告诉我，这花性子特别，专挑夜半时分，才肯悄悄绽开。

那些日子我总爱伏案。某个夜里，我忽然记起那盆搁置阳台的兰草，想来该是花期到了。抬手拧亮阳台的灯，眼前的光景果真没有叫人失望。它并未轰轰烈烈全数盛放，只疏疏落落地开了三朵。紫蓝的花瓣才指甲盖般大小，模样薄而轻柔，花蕊玲珑小巧，不见艳俗的张扬，细看去，反倒越品越有味道。

可兰花的热闹，终究留不住。第二天清早，我第一件事便跑去探望，昨夜尚且灵动的花，神色已然颓了大半。待到中午再瞧，花朵垂落下来，昨夜那番风雅气韵，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往后我便常常熬到夜半，守着这一盆兰。它从不会一股脑把花苞尽数打开，一回至多绽放一两朵。明明好些花蕾已经鼓得饱胀，眼看就要齐齐吐露芳华，我心里也暗自期待，盼着能看见满枝花团并开的景象。可兰草偏不顺着人的心意，依旧只拣两三朵从容绽放，余下的花苞，便安安静静候着，挪到往后的夜晚再次第登场。

二十多个花苞，就这般慢慢悠悠，拉扯出二十余日细碎又绵长的欢喜。

对着这株兰，人总忍不住生出许多遐想。它哪里会惧怕孤寂？偏偏选在万籁俱寂的深夜，独对星月缓缓吐香。望着那一朵朵悄然舒展的小花，杜甫那句“繁枝容易纷纷落，嫩蕊商量细细开”总会漫上心头。一个“商量”，写得何其温存！仿佛花苞之间，正低声呢喃，慢慢斟酌着吐露芬芳的时机，连周遭的空气，都似乎被这细碎私语浸染上淡淡的香气。

它不求旁人的追捧，也不屑和百花争奇斗艳。不疾不徐，把自己的美一点点铺展开来。和夜色星光完成无声的交会之后，便坦然走向凋零。倘若草木也有心，那兰的心，该是何等从容通透啊！它把花期安排得妥帖妥当，拼尽全力，将生命里最璀璨的时光缓缓拉长，这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智慧吗？

我时常暗自设想，如果人也能像花草一般拥有绽放的机会，换作从前的我，多半会陷入两难。世间繁花万千，每一种都叫人心生爱慕，要做出取舍，难免叫人心生怅然。可如今，我倒情愿自己活成一株兰。不在人声鼎沸处聒噪申辩，不在众目睽睽之下急着袒露心底。把一份幽蓝的期许妥帖收藏，只面向自己的灵魂，慢慢舒展。不必渴求满堂喝彩，不必将满腔心绪一股脑全盘托出。学着兰花的模样，把日子细细盘算，把心底的美好，细水长流地释放。只要心底尚有花开的力量，就绝不让生命沦入黯淡。凋零本就是万物逃不开的宿命，那便在属于自己的花影里坦然谢幕，不怨怼，不流连，来去干脆，风骨凛然。

我是真心偏爱这兰花。多希望内心的热爱，可以滤尽市井的喧嚣，抛开浮华热闹的执念，揣着一份朴素简单的向往，去往澄澈纯粹的精神境地。兰花花朵虽小，香气却别有一番力量。那香不时汹涌扑面而来，似有若无，忽隐忽现，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像极了受过良好教养的人，懂得收敛锋芒。莫非，正是因为它的花貌不算夺目，才造就了这般克制的芬芳？

古来便常以花木喻人，如今倒过来，由人反观花草，这么说或许有些笨拙，可除此以外，我竟找不到更贴切的言语。世间有些女子，二十岁的时候光彩逼人，叫人几乎不敢直视。可待到三十岁，再去看她，那份灼人的光华便渐渐褪去。这般，便好比牡丹、荷花、玫瑰，盛放之时艳压群芳，可一阵风，一场雨，转瞬便零落衰败。世人见过它极致的绚烂，便很难接受一丝一毫的衰败，落差之下，徒留唏嘘。

兰花却全然不是这般光景。它静静隐在绿叶缝隙之间，以浅淡的紫蓝宣告自己的盛放。最动人的情愫，全都藏在若有似无的香气里，随风漫开，潜入心底。就算走向凋零，也依旧携着一缕淡香。就算花朵尽数谢去，叶片依旧苍翠碧绿，不见颓色。

兰本是南方草木，畏寒怕冷。说来也有意思，兰这个名字，总叫我忍不住浮想联翩。足球场上的米兰球队，纵然天气寒凉，球员依旧身着单衣驰骋赛场。翻译者将地名译作米兰，会不会也曾闻过兰的幽香，心底生出几分动容？更奇妙的是，兰花小小的花朵，轮廓竟和足球隐隐有些相像。造物的手笔，偶尔也会这般奇妙，不是吗？我总忍不住想象，那细碎的兰花，于暗夜之中，逗弄前来访花的虫儿；而在球迷眼中，那只飞驰的足球，大抵也裹挟着一缕独属于自己的，亦如兰般的幽香。

故土

这片深情的土地

沈师

晨雾在江面散开，被江岸树缝隙里透出的晨风扯成薄薄的一层。江水静静流淌。江滩两侧是沙地，芦苇丛生，芦花摇曳，泛黄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。远处的村庄，炊烟从屋顶的烟囱里升起，细细的，在光影里飘散。中秋国庆假期，汽渡上车多人多。归心似箭，我恨不能插上双翅飞回故乡，投入她深情的怀抱。

老家黑沙洲，是个四面环江的洲子，位于长江芜湖段上游。四十多年前，我应征入伍离开洲子，那时没有汽渡，连辆自行车都没有。当年我乘摆渡船过江，一路辗转才到部队。如今有了汽渡，连人带车，十分钟就跨越了长江天堑，与家人团圆。不由得想起伟人毛泽东的诗句——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”

风从江堤上吹过来，将玉米叶卷得瑟瑟作响，也翻卷着我的情愫。黑沙洲食材丰饶，水产鲜美，盛产蒜苗、蒿子、玉米、花生等经济作物，远销上海、江苏、江西等地。每到时令上市，从农家到田间地头，人声鼎沸；从汽渡码头到乡村公路，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，整个洲子沉浸在一片忙碌欢快的氛围里。丰收的日子，就是父老乡亲的节日。

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，沟渠像毛细血管散布田野。河汊、塘口和芦苇荡等湿地间，一只只白鹭在水中觅食，有的翩翩起舞；水牛则在一旁静静地吃草，偶尔打出一两声响鼻。大一些的水面上，漂泊着家乡人称“腰子盆”的小木盆，因其形似猪腰子而得名。它轻巧方便，一个人坐上去，划着两片不长的木板，便能在水面自由穿梭。“腰子盆”在水产养殖和日常劳作中分量不轻。老家的水塘里大多生长着大片菱角，成熟季，掀开青绿的菱角叶，下面缀满了累累果实。小时候我采摘过菱角，生的掰开来就能吃，十分清甜；菱角菜又能制作凉拌菜，全身都是宝。洲上的河虾十分肥美，是制作虾子酱的好原料，许多到过黑沙洲的人都青睐这一口。

黑沙洲的土质为泥沙结构。我的双脚踩在这片土地上，感到特别温润和亲切，心中不时涌起一阵阵悸动——这里是我离乡多年的思念，也是我梦想中的精神家园。走近洲头洲尾，河汊滩涂、江湾沙地，尽收眼底。一层层一叠叠沙浪波纹不断推涌，形成浑然天成的沙画，激起我内心的情感涟漪。沙地上，不时出现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，仿佛在问：我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？沙地周围，生长着大片的芦苇，形成一道壮阔的景象。每年春季，芦苇节节拔高；端午时节，勤劳的主妇们便三五成群走进芦苇荡，挑选上好的芦叶包粽子。每到秋末冬初，寒风来临，芦秆金黄，芦花飘絮，构成了另一幅别具特色的风景。芦苇像极了游子，立于滩头水边，诉说离乡的愁绪，抒发思归的乡情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多年来，父老乡亲尊崇自然，遵守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传统，灵与肉早已融入这方水土。在村口，我遇见一位砍柴的老哥，此刻正坐在门前的小木凳上，手操板斧用力劈柴，一旁的屋檐下，整整齐齐码着一排排柴垛。他告诉我，屋后种了柳树，水柳不怕水淹，秋季进入枯水期，便拾回枝干，劈开晾干，以备冬季生火做饭和取暖，贴补家用。在村头，我巧遇九十五岁的范婶，老人精神矍铄，口齿清楚，一眼认出了我。范婶说，她每天要到地里走走，接接地气，身子骨才舒坦。这时，又有几位上了岁数的嫂子陆续坐到屋檐下，有的剥花生，有的剥毛豆，壳扔在地上，引来两只花猫嗅来嗅去。交谈中得知，洲上八九十岁的老人不在少数，八十多岁的老人下地干活不算稀奇事。

晚霞褪去，暮色四合，乡村的夜悄然降临。路灯不知什么时候眨了眼，渐渐地灯光漫向四周，远近光影交织，或深邃，或朦胧。那些白昼里清晰可辨的景物——停在一旁的车辆、门前青郁郁的菜地、牵藤攀架的丝瓜，还有劳作了一天、此刻在屋外纳凉的主妇们——都被灯光勾出暖暖的侧影，多了几分厚重的质感与层次。

半夜时分，一阵噼里啪啦的雨点斜打在玻璃窗上。我醒来，起身倾听雨声，释然了，笑了。期待已久的降雨终于落下，乡亲们不用再肩担手提辛苦抗旱了。我仿佛看到土里的老蒜瓣，此刻正咧开小嘴尽情地吮吸着雨水，不久便会拱出地皮，探出两片嫩绿的尖角；我仿佛看到那一棚棚割了老茬的蒿子，正尽情地沐浴秋雨，焕发新芽，过些天便会绿油油地铺满大地；我仿佛感受到了那刚刚播下的菜籽，正接受雨水的洗礼，抖擞精神，迎接美好的新生……

好雨知时节。这片深情的土地，经历了秋雨的滋润，万物生长，如少女般充满生机与活力，展现金秋的神韵。

诗词

七律·弘扬长征精神前进（外一首）

施家常

前辈长征硕果累，后人深受精神染。
红色基因世代传，江山人民固长远。
齐心协力创伟业，众志成城复兴愿。
奋斗目标定达到，完全有能交答卷。

七律·丰收节爱粮颂

连续九增丰收节，带来八方心欢悦。
各种灾害频发生，政通人和创佳绩。
反对浪费处处抓，提倡节约环环责。
手中有粮沉不慌，筑牢基础坚如铁。

出版单位：安徽市场星报社 地址：合肥市黄山路599号时代数码港24楼 新闻热线：62620110 广告垂询：62815807 发行热线：62813115 总编办：62636366
采编中心：62623752 新闻传真：62615582 市场星报电子版 www.scxb.com.cn 安徽财经网 www.ahcaijing.com Email:xbxy2010@126.com
零售价：1元/份 全年定价：240元 法律顾问：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杨静律师 承印单位：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中心 地址：合肥市望江西路505号